

警察故事

一个警官公开的日记



社

警察故事

——一个警官公开的日记

郑 勇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 京 •

2021/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察故事/郑勇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1

ISBN 7-80094-221-X

I. 警…

II. 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569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37 千字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 000 册

定 价:14.80 元

内 容 简 介

全书由 21 则日记串起了一名京城片警在他本命年里的风雨历程。既有清高的大学教授，还有寡廉鲜耻的妓女和丧心病狂的歹徒……社会涉及面广；生死捕击中显出英雄本色，侠肝义胆中透出儿女情长，情节跌宕，感情诚挚。每则日记既可独立成章，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作者独白

我在猪年出生。

18年后，我考上警官大学，穿上了警服。

22岁那年，我从警官大学毕业，成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我妈生下我后的第七天，上厕所摔了一跤，腰上落下病根；12岁——我的第一个本命年——我在护城河里玩狗刨，双腿抽筋，被救上岸后，全身蜷成了一只大虾米。从此，我妈对我的本命年就耿耿于怀，胆战心惊。1995年元旦——按照公历，这是我第二个本命年的开始——我刚起床，我妈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腰带和她特意从潭柘寺“请”回的护身符，硬逼我戴上。我系上了红腰带，因为和制服一起下发的警用皮带的卡子很松，垫了几层纸，还是系不牢；但护身符，我坚决拒绝了，没有一点商量和通融。后来，我才知道她用我的生辰八字请人算了一卦，结果是：不利出行，恐有血光之灾。更何況我干着她认为是玩命的行当，这也难怪老人家着急。

后来一件一件发生的事实证明我在本命年里过得很顺：破了几起大案，立了两个三等功，一个是在世妇会保卫期间得的，另一个是一泡尿浇出来的；另据可靠消息，我在这一年被分局政治部列为考核对象，极有希望不久成为全局最年轻的副所长。当然，我也好几次出生入死，亲见了粘稠的、冒着热气的血浆，结痂变紫的血痕，还有和伤口粘在一起的模糊血肉……有我战友的，也有无辜市民的；自然，也有那些穷凶极恶的社会渣滓和败类的

——罪有应得。

今天下午，全所的同志都集中在会议室里学习，政委正在念市局下发的一个关于廉政方面的文件。我把笔记本搁在桌子上，旁边的一位民警顺手把它拿了过去，随意翻阅。工作笔记，没有什么忌讳，随他翻好了。谁知他竟“噗嗤”笑出声来，又把它传给了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看的人都偷笑不已。

不好，这是我的日记本，我猛然醒悟。

“快点还我！”

“你媳妇在我手中，你还牛什么？”巡逻队长老牛拿着我的日记本，摊开第一页，得意地朝我晃动。

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对我娇笑——这是我贴在日记本扉页上的莎莎的相片——脸上写满了青春和娇羞。莎莎是我的女友，她的母亲是新疆的俄罗斯族，女儿继承了母亲的血统。

“孙子，快点还给我！”我有点急了。

“严肃点，政治学习，你这是什么态度？”政委念不下去了。

“老牛把我媳妇抢走了！”我一急，连话都不会讲了。

全堂哄然。

我的日记本传到了政委手上，他看了一眼莎莎的相片，“你小子艳福不浅，不出国就有了一个外国媳妇。”

政委把日记本还给了我，这是我写在1995年和1996年初的日记。我有写日记的癖好，由于时间和工作关系，往往是寥寥几笔，极为简略。

回家后，我躺在床上，不经意地打开了日记本，重新拾起刚刚逝去不久的时日。尽管时光的钟漏仅在这段日子上洒下几颗沙粒，有的日子我已辨认不清，只是在模糊的迷茫中隐约找到了似

曾相识的痕迹。而那些我当时就不怎么上心，记得过于简陋的就更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了。

但是，一些鲜活生动、跳跃和动感的流质却清晰而明朗地从遗失的时光中奔涌而出，浩浩荡荡，一发不可收拾……

我要捡起这一段精彩和真实。

但我不愿以一本流水帐和陈糠烂谷来糊弄我的读者；

更不愿用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暗语和符号以及种种随心所欲的省略去麻烦和困惑读者。

于是，我把自己的本命年从我的生命中拦腰斩断，从中抽出那些让我心跳加剧、脉搏变快、神经震动的日子，用足够长的篇幅加以注释，使之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脉络和轮廓，将它呈现在您的面前。

这本书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没有那些与我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战友们的鼓励，没有我的师兄、青年作者余文在创作上对我的帮助，没有大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对我的培养和他们的辛勤工作，这本书是很难以目前的面目问世的，我对他们的感谢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请允许我说一声：谢谢你们，善良的人！

一九九六年八月

目 录

第一则 (1)

大年初一吃汤圆,所长说:“不让狗东西们过年!”打不响的钢珠枪,有用的红腰带。

第二则 (15)

我们一行二十多人顶着钢盔,握着警棍,冲进了“威虎山”。乱七八糟、曲里拐弯的违章建筑如一座迷宫。我的钢盔上挨了重重一击……

第三则 (29)

倒休回家,有重见天日之感。母亲怒斥我有了媳妇忘了娘,莎莎一记热吻。三个小伙子拿着大片刀要我赔他们的瑞士金表,归里包堆。

第四则 (44)

下管片,在居委会开会,布置“两会”保卫。难吃的猫肉,爬女厕所墙头的神经病,清官难断家务事。

第五则 (59)

师傅和我聊天掏心窝子,讨厌的“副所长”。所长要在十二点前和王孝文聊天,王孝文得赔警察一根肋骨。

第六则 (71)

警察在天坛东门集合：微型冲锋枪、警犬、防暴队，还有我的同学老罗。十多名毒犯被摁在地上。

第七则 (87)

分局“电传”，“前面”值班。女疯子有一对吓人的乳房，她好心好意地给一个盲流洗脸。凌晨，汽车烧成了“火龙”。

第八则 (102)

面的司机报案，民工卖“毛片”，赃款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元人民币。师傅抽了广东赌客一个大嘴巴。

第九则 (118)

巡逻车直奔储蓄所，小女孩按响了警报器。死不改悔又死要面子的小偷。

第十则 (126)

我们忙了一整夜，“掏”回了四个“扒号”的家伙。义利胡同、滨河路筒子楼、浙江村，刚从“大奔”上下来，又爬十七层楼，苦啊——

第十一则 (152)

联防队员黄永良被歹徒扎死。一个犯罪团伙对另一个犯罪团伙的“检举”，我掉进了猪圈。我们在天桥录像厅演了一出“好戏”。

第十二则..... (169)

刘平板摇身一变而成朴中正总经理,所长拒收他的两万美元。所长到办事处要钱,我在莎莎面前气短,警察是太穷了!

第十三则..... (184)

给人犯喝自来水,陪人犯上厕所。醉鬼大闹派出所,约束带比不上胖女人的耳刮子。逃跑的嫌疑犯失而复得,让我欢喜让我忧。

第十四则..... (196)

六个人砸了富豪歌厅,其中还有一只“野鸡”,从她身上搜出了避孕套。七十岁的王老爷子企图与中年女精神病患者发生关系,被儿媳检举。

第十五则..... (213)

我们为世妇会安保签名、宣誓。上官爱香大妈和老伴相濡以沫的爱情让我掉泪。凌晨一点,我管界里又有一辆车着火。

第十六则..... (225)

沸腾的先农坛体育场,狂热而痴情的球迷。我在桥头截住一辆夏利出租车,司机喝醉了酒,乘客带着《告十三亿同胞书》。

第十七则..... (238)

漂亮的女警官骂我们“真木”!在高墙电网中查一个逃犯的档案。中秋月色下,我们在公厕里制服了逃犯,他的手

指被掰断了。

第十八则..... (252)

世妇会最后一天，坐轮椅的老大爷也戴上红袖章上街执勤。刘主任冲进“枪林弹雨”中，二万五千元人民币解决问题。

第十九则..... (266)

胡主任、所长都担心我犯错误，我两次被人误认为是“嫖客”。富小姐和另外一只“鸡”正和一外商玩“三明治”，被我和莎莎抓了一个“现行”。

第二十则..... (281)

元旦凌晨，寒意逼人。我一泡尿浇出了一个盗窃团伙，他们连马桶都偷。

第二十一则 (292)

襁褓中的婴儿被抱进派出所，节前的派出所更是生机盎然。我每一家吃一口饭就能被胀死。在女疯子李翠兰点火的时候，我向她猛扑过去，师傅把我救了。新年，孩子在哭。

第一则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大年初一） 阴雨

大年初一吃汤圆，所长说：“不让狗东西们过年！”打不响的钢珠枪，有用的红腰带。

农历乙亥年正月初一，阴冷的天气夹着小雨点打湿了我第二个本命年的第一个清晨，阴沉沉的云头快撞到我的窗户上了。

我缩在被窝里，被子上还盖着略显潮湿的警用大衣，昨夜在大桥桥头设卡，冻了一宿，身上的热气都散光了。被打湿的警用大衣穿在身上，好像罩上了一层重铠，但风还是毫不通融地往身上乱撞乱钻。

我听着如泣如诉的雨滴，享受着这冬日的温存，迷迷登登地品味着这难得的温馨，又舒服又惬意。

床头的呼机响了，声音单调而亢奋，如同叫丧的乌鸦。

我毫不理会，任凭讨厌的乌鸦聒噪。

呼机又响了第二遍。

“遭瘟的！”

我咒了一句，把头往被窝里缩了缩，想躲开一切外界的烦扰。

呼机毫不客气地响了第三遍。

我无可奈何地伸手取过呼机，嘴里不情愿地嘟囔道：

“找死啊！大清早就不让人睡觉。”

“小子，别犯浑，今儿可是大年初一，你说话注意点。”

我师傅也被吵醒了，缩头缩脑地蜷缩在床上教训我。我们的床正好对着，看得出来他脸上也有好梦被搅得不耐烦。

“是我家里的电话。”看了一眼呼机，我赶紧钻出被窝，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

“儿子，新年好！”

这是我妈的声音。

“出什么事儿了？妈？”

“你当警察都当傻了，还会不会讲人话，大年初一就满口没遮没拦。”

“到底有什么事儿嘛？”

“我想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系我给你买的红腰带，今年可是你的本命年哪！”

“我还没起床，没穿裤子，系什么红腰带？”

“起床后，一定要系上……”

派出所的电铃声急促响起，打断了我妈的絮叨。

“妈，我得集合去了。”

我赶紧放下电话，还是听见电话那头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师傅一下子从床上蹦下地，火急火燎地把制服往身上罩。

“当了十二年警察，没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在家里过，我都说不清是我欠公安局，还是公安局欠我的！”

“十二年了！你还抱怨什么！习惯成自然嘛！”

“等你成了家，有了老婆、孩子，你的嘴就不会这么硬了！”

师傅把脚塞到局里发的大皮鞋里，在地上蹭了几下，“这一身儿从头到脚都是公安局的，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把自己搁到什么地方！”

楼道里有杂沓的脚步和长长的呵欠，还有被搅了觉后的埋怨。

“快点，别迟到了，大年初一挨训，一年都过不顺心。”

师傅出门前特意嘱咐我。

走进会议室，所里的人差不多到齐了，所长和政委坐在条桌的顶端，背后是鲜艳夺目、红得耀眼的国旗，映得他们的脸都有点红了。春节前，所里进行了大扫除，政委特意叮嘱几名管内勤的女民警一定要把国旗洗干净，他说：“这可是咱派出所的脸哪！”

所长一见我，食指就向我一点，“你是倒数第二个！”

这话要搁平时，准吓我一跳，但今天看见所长脸色和缓，一扫训人时的严肃，我也就嬉皮笑脸地说：“不争第一，也不耻最后。”

所长和政委都笑了。

管松林居的片警小蔡是冲进会议室里的。

“你是倒数第一！”所长说。

“你迟到了2分40秒！”政委掐着表说。

小蔡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赶紧解释：“皮带的卡子掉了，现在什么都是假冒伪劣，连警用品也敢充假，我都怀疑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假冒产品了。”

大家都笑了，会议室里充满了热腾腾的暖意，尽管窗外是一片阴沉和冷寂。

所长和政委对视一下。

政委说：“你说吧！”

所长说：“红脸还是你唱，待会儿我唱白脸。”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政委清了一下嗓子，“今天是大年初一。”

民警中响起一阵“嗡嗡”声，这话引起了大家太多的感慨。

“我跟所长本来是不想叫醒大家，想让大家多睡一会儿的。辛苦一年，睡个懒觉也是应该的。”

“那我回去了！”小蔡打了个又长又响的呵欠。

“但是不行啊！”政委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这股劲儿不能松啊！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谁让咱们穿了这身衣服。”

政委环视了一圈大家。

“春节值班的意义我也不多讲了，我代表所长，代表所党支部给大家拜个年！”

政委站起身，给大家鞠了一躬，露出头上的秃顶，耳鬓也已有斑斑点点的微霜。

“节前该发的钱也发了，该发的年礼也发了，今天是大年初一，所里给大家准备了一顿早餐。”

政委有意停顿了一下。

“喝汤圆！”

民警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南方人大年初一吃汤圆，取的是‘招财进宝’、‘抢元宝’之意。今天，我们全所都要好好地抢一回‘元宝’，不算违纪。”

吃汤圆，对我们这帮北方小伙子讲，还真新鲜。政委是南方人，转业后分到我们所，从片警到副所长、政委，一干就是二十年。

“政委不到五点就起床了，在厨房里和大师傅忙活了一大早上。”所长补充说，同时又指了指我和小蔡，“最后到的两位，去食堂搬早饭。”

我和小蔡去厨房抬回来了一大盆又白又胖的汤圆，一个个白色的小圆球，晶莹剔透，在汤里摇来滚去，煞是好看。

食堂的大师傅还在后头嚷：

“管吃！管够！吃完一盆儿还有两盆儿呢！”

所长和政委笑嘻嘻地看着大家扑向大盆儿，有的使勺，有的

用筷子，争先恐后，刚才还十分严肃的会议室人声鼎沸，欢声笑语。

“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所长和政委！大年初一给我们吃汤圆。”

“你们这帮狼！一点儿风度都没有，懂不懂女士优先的规则？”管户籍的乔大姐又好气又好笑地骂我们，拿着饭盒儿在一边干着急。

“乔大姐，昨天你是在所里睡大觉，我们可是在外面冻着，当时你怎么不想一下女士优先？”

我好不容易盛了四个大汤圆到碗里。平时总觉得它们与我无缘，今天看着它们，倒有很强烈的食欲。

咬了一口，甜甜的，糯糯的，还有点儿粘牙，舒服痛快的感觉从舌尖一直传到心里。

“真香！”我由衷地赞叹，觉得这绵软爽口的东西比我妈给我买的元宵好吃，那东西硬硬的，缺乏汤圆的灵性和生气。

乔大姐只吃了一个，就不肯再吃了。

“真腻，比肥肉还腻！”

她把碗中的几个汤圆又全都倒进了盆里。

所长很开心地笑了，平时很难见他有这样开心的表情。

“大家边吃边听我讲几句。”所长把手中的碗筷放下。

“讲一句糙话，做了泥鳅就不怕泥巴糊眼睛。做警察就跟普通的‘老百姓’不一样。我们要让老百姓把年过好，但不能让那帮狗东西把年过好。北京人讲究大年初一不串门儿，咱们就要去给那帮王八羔子拜个年，千万不能闲着。”

我明白所长的意思了。

“市局‘挂账’的逃犯小六子又回来了，前几天有特情反映他在天桥的一个录像厅露过面，今天我们是不是该去走访走访他？多

年的‘老朋友’了，过年总该去看望一下吧！”

“谁去？”所长问，眼睛却盯着我师傅，“谁愿意去？”

“我去吧！当初他的案子就是我办的。”师傅双肘支在面前的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小六子三年前就曾扬言出狱后的当年就不让我一家人过年，我等他好长时间了。”

“好！”所长和政委异口同声地说。

“你就带你们片儿的七个人去，穿防弹背心，带上三支家伙，那狗杂种身上可能有枪！”所长的声音很冷静。

我们全所的管界分东、西、南、北四个大片儿，每片儿有七、八个民警和一个班长，师傅就是我们东片儿的班长；每个民警又都有自己的管片儿，这个民警就是这一片儿的片警，官方语言叫户籍警。

我和师傅回宿舍取帽子。

“你不系上你的红腰带？”师傅看见我衣帽架上的红腰带，这是我妈特意为我缝的，又送到潭柘寺请高僧开过光。

“噻！有它不多，无它不少，你还信这个玩艺儿？”

“带上吧！又不费什么事，我总觉得它能派上用场。”师傅一边戴帽子一边开导我。

我把那根红腰带一抖，一道红光掠过，往腰上一系，帽子往头上一扣。

“师傅，咱们走吧！”

“大拜年开始啰！”师傅边说边把一只六四式手枪连同枪套别在腰间的皮带上，同时招呼另外几个民警，“咱哥儿几个今天一起去讨个利市！”

“就怕羊肉吃不着倒惹上一身膻！”小蔡是老民警了，从警校毕业后，已经当了五年片警，打上了三司警衔，虽然好发点牢骚，但心直口快，生性豪爽，还参加过几次大的行动，所以这次行动